

水边的柔软

刘照进

出石阡县城城北,高速公路变成乡村路,像电视切换了频道,不时有红顶白墙的楼房在车窗外闪,玉米和油菜地一大片,又一大片。山顶上,风电叶子缓缓地转,一时间左边,一时间右边,捉迷藏似的。是山路在调皮。回头看,依旧是先前的几叶,换了角度,缓缓地转。

靠在河边的兴隆场,说是街,其实就是一条公路从中间穿过,拖成一字长蛇阵,楼群在两边一忽儿高一忽儿低,一忽儿密集一忽儿稀疏,狭窄的街也一忽儿高一忽儿低,新的旧的楼房高低搭接,红的绿的墙砖错落相嵌,巷门开着关着,饮食店热闹着冷清着……没有想象中的繁华,安安静静躺在时光里。

山就泊在远处,巍峨似的透迤而去,也不陡峭,随随意意的样子。底下呢,是一湾河水,碧蓝透亮,说是翡翠当然俗了。山坡也绿,像有人提着油漆桶,恣意泼洒,红的绿的颜色顺势漫下来,见着缝隙就浸染,房舍与土块之间,依旧绿意汹汹,一直冲刷到水边。绿就占据了整个兴隆,仿佛森林公园一般。

在手机上搜索,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思南二十多个乡镇,几乎全部依据山水地形直接命名,比如,塘头、大坝场、大河坝、宽坪,比如,杨家坳、青杠坡、凉水井、胡家湾、三道水,比如,鸚鵡溪、天桥、张家寨、枫云、思林……一个个土里巴气,简拙如陶,仿佛邻家孩童憨憨的乳名。唯独兴隆例外。

资料记载,“兴隆,明代时此地设集镇,生意特别兴隆,因此得名”。事实上,兴隆历史上的繁盛,得益于水运。龙川河作

为乌江中游最大的支流,早在商周时期就已形成水运通道,元代更是成为连接川黔驿道的重要水路。敖顺波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队小队都组建有航运队,农闲时搞副业,驾着木船运送农产品下思南县城,再将生活物资拉回兴隆。因为是木船,上水就得人工拉扯,十几个船工肩膀上挎着纤绳,在河边嗨嗨嗨嗨地拉,场面非常壮观。敖顺波的父亲就是一位常年拉船的水手。敖顺波说他小时候是水里的

一条鱼,光着身子可以在水边玩一整天。枯水的时候,河道变窄变浅,船卡在滩头,久久不能动弹,赤裸的船工便跳进水里协助拉拽,纤绳绷得紧紧的,号子声延绵不绝。小小的浪里白条也跟着助威,满河的吼喊,惊了两岸洗衣的妇女,江边觅食的白鹭一飞冲天,在空中划着优雅的感受号。

藏匿于河边渡口的老街是时间褶皱里的古董,是兴隆的历史博物馆。

“十几间补丁般的青灰瓦房,参差在鹅卵石铺砌的街道两旁,瓦檐低低的,半遮半掩着街面。”说的就是兴隆老街。“最窄处,老式的长竹烟杆可以伸到街对面屋檐下去借火。”

水边的乡场大抵如此。有一年在乌江上坐船,途中出了故障,泊在清溪码头维修。看岸边人来人往,得知是赶场,于是上岸,踏着石阶往上走。几百米处,一条短短的老街,连檐长廊,遮风避雨,宽不过两米,青石板溜光圆润,仿佛经历了百上千年的时光打磨。两边铺子的人说话,唾沫星星轻易就能飞到对方脸上。

清晨,我走着赶集人相同的道路,那是一条斜斜向下的石阶,曲里拐弯,一直从公路边缘伸到水边。少有人走动的缘故,石缝中长着碎碎的杂草。紫荆梅、吊兰、天竺葵、仙人掌、六月雪,开着红花白花,紫的紫,绿的绿,间杂在路边草丛间,随意地茂盛。

繁华远离,安静留下来。这样未尝不好。房檐下木门开着,狭窄的屋子收拾得干净爽洁,人懒懒地坐着,或者站着,上了年纪,也不打堆,说话声有一搭无一搭,都在这条街上住了几十年了,往上数去,甚至几代人了。街老着,人也老着。

五天一场,闹热着呢。东西从思南用船拉上来,得走好几天。三百多年了,这老房子,看不出吧。皱纹满布的脸上满是自豪,仿佛在展示一件珍贵的家藏。

老街太小,无法划行归市。除了铺面的主人,那些乡头村尾的赶集人,就在屋角下道路边随处寻一块地方,摆上旱烟草鞋,或是猪娃鸡仔,静静地等着候着,笨拙地讨价还价。

老街赶场,必有人喝摊子酒。一到下午必有人喝醉,然后就摇摇晃晃,指东打西,胡言乱语,狂言狂语,从街这头晃到街那头。晃着晃着就与人起了嫌隙,口角之间,拣起地上的鹅卵石就朝人头上砸,砸得人满脸鲜血。有句歌词这样唱:乌江的汉子嘴角宽,喝酒用大碗,说话不转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原来这条江,是发源于石阡白沙黑石沟的,一路地奔涌而下,地袍,中坝,兴隆,冷塘,塘头,两江口,最后就到了乌江。难怪有乌江的豪迈和野性。

我在一块石边歇下来,成为旧时那个早到的赶场人。谁家木门吱呀一声开了,柜台上土罐子跑着酒香,谁家扁担晃着水桶,一摇一摇拾级而上,谁家汤锅灶燃起柴火熊熊,谁家铁匠铺锤头铁砧碰撞,丁丁当当。

作家苏童说,没有人的信仰比水更坚定,河流的信仰是海洋。场非场,今日

非昨日,此刻,我是来贩卖光阴的,空有一身闲余。

我的人生也像流水,被时间带走了激情。古老的码头荒寂在河边,像那些同样荒寂的命运。还好,我脚下的河依然在流淌,它安静、忍耐、低调、谦逊……

不知道天气放晴的时候河面是个什么样子。偏偏下着雨,快艇在河中划出一道白浪,像有人故意用剪刀把一段绿锦剪开亮亮的口子,叫人莫名惋惜。雨丝飘洒的缘故,船走山移的缘故,朦朦胧胧,闪闪忽忽,人就有恍惚,有些梦里江南。

发动机的声音打搅了水中的主人,有白鹭或者什么鸟被不断惊起,扑的一下旋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弧线。水原来走着坎坷的道路,什么时候下游筑坝发电,水位抬高,河面宽阔如湖汉,渐次成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物种群丰富,单是鸟类就有二百多种。在“龙川草舍”,我看着“百鸟朝凤”生态摄影展,中华秋沙鸭、东方白鹳、白腰文鸟、斑鱼狗、火尾稀鸟,许多鸟闻所未闻。

水是时间漫长的旅途。我来之前,龙川河已行走了万年亿年。这是一条中年的河,沉稳,冷静,平缓,流水早已穿过它的一部分前世今生。

我听见了船上人的欢呼。我对身边的人说,美是一种动态。相较于平缓,静默,深邃,宽阔,我更喜欢它的奔涌,激荡,野性,喧哗。什么时候,一条河回到它的野性,回到它的原始,回到浪花澎湃,那么它就是一条真正的河。

望着藏在苞谷林边的古渡口,我依稀看见一群赤裸的走船人,拉着古船逆水行舟,嗨吃,嗨吃,嗨吃,吼喊声回荡河滩,仿佛还有水边的水碾房在嘎吱嘎吱地转动,日夜不歇。

当夜,我在龙底江酒店的灯光下重读《河水煮鱼》,被一些句子击中。“古龙川其实是条真龙,只不过平时化身为一河的模样。祖父手中那根闻名百里的金竹长

篙杆甚至可以请真龙现身,让古龙川的水哗哗倒流。”这是一本献给龙川河的书,是一名赤子对故乡的深切缅怀。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部“龙川河”史记”。

书中说,古龙川的鱼会爬树,爱唱歌。那是娃娃鱼。夜深了,我放下那些文字,脑子里却反复回旋这样一幅画面:寂静的夜晚,那些走船汉子早已回家进入梦乡,只有龙川河在哗哗流淌。月亮的清辉洒满大地,河面上波光潋滟,漂浮着山的影子,微风吹动岸边的马桑树枝条,轻轻摇曳。忽然,两声婴儿的叫声,在河川上宏亮地响起。

次日依旧恍惚,娃娃鱼的歌声飘在脑海里始终不散。鬼使神差,竟沿了一条去往河边的茅草小路,走到一栋楼房的底下。楼房靠近公路一边,路坎下部分呈吊脚楼样式,底层是牲畜圈栏,四周堆着柴火杂物。门“吱呀”一声打开,露出主人疑惑的眼神。

“你干什么?”
“随便走走——河边有马桑树吗?”
“马桑树?”
“对。就是娃娃鱼爬上去唱歌的马桑树。”
“……”门砰地一下关上。

隐约听见喉咙里嘀咕“神经病”,将人从虚幻里打捞出来,不禁哑然失笑。

赶紧拿出手机搜索,得知娃娃鱼不会上树,真正能爬树的鱼是弹涂鱼,它的胸鳍可化为支撑结构,能攀附红树林等植物。又查娃娃鱼的叫声,果然如婴儿,喻哎——喻哎——像极了。也许,在很久以前的龙底江边,确实生长着茂密的马桑树林,矮矮的枝条倒伏水面,月光照射下,娃娃鱼误以为浅水滩或者岩石,忍不住翻身骑上树丫,发出婴儿般的清亮尖叫,远远听着,像是美妙的布吟。

想起街上的戏局,龙川河像一根扁担,一头挑着龙川草舍,一头挑着龙底江大酒店,文化与经济,都是如此兴隆。

回乡过年

祝正君

这么多年来,春节前夕,我都要带上家人回到梵净山麓的乡下老家,回到父母身边。

在我的印象里,每年进入年底,父母就像高速运转的机器,停不下来,直到除夕,吃过了年夜饭,一切收拾停当。这时候,春晚也就开始了。一大家子人便像得到无声的命令似的,安安静静地坐在电视机前。这时母亲便将花生、瓜子、板栗等像变戏法似的摆在我们面前。之后的几小时,老老少少坐在一起,似乎忘却了尘世里的所有杂冗,专注地一边看春晚,一边嗑瓜子。通常情况下,不时哈哈大笑的是孩子们,中年的我们则是興味盎然,不时还评头论足,而整个过程中抿着嘴乐的,是年逾古稀的父母。直到新年钟声敲响,春晚片尾曲《难忘今宵》唱起,这其乐融融的时光才告结束。

正月初一早上,天还没亮,不知是谁家最先燃放起迎财神的鞭炮。当地的风俗,正月初一要早起,开门迎接财神,谓之“开财门”。昨晚睡前已与父母说定今年继续由我开财门。听到鞭炮声,我便一骨碌爬起来,按风俗先在堂屋香龛前的八仙桌上,置了三杯敬茶,随后焚香化了冥纸,最后才开大门燃放鞭炮。村庄早早地醒了,彼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以及近些年才时兴的烟花,轰天雷惊醒了。这样的辞旧迎新,大概反映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更顺应天地自然。

不久父母也起床,坐在火盆前烤火。近年感觉父母身体明显不如往昔,突然就显老了。这让我不安,还有惭愧。多年来,我平时总以工作忙为借口,很少回家,陪伴更少。我暗下决心,今后尽可能挤时间回来,多陪陪他们才是。

母亲稍坐了片刻,就到厨房去了,不久,端来一盘煎得焦黄的糍粑,她知道我吃早餐习惯了,让我先吃点东西。乡下老家,人们一般不吃早餐,中饭吃得早,晚饭吃得晚。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拿起一块糍粑,递给母亲,说您也吃一个。

天气晴朗。初一这天,吃过中饭,我们同父母到后山的坟地给祖宗们拜年。在每一座坟前,父亲都要向我们介绍这是某某祖宗,生前如何如何。从我能记事时起,几十年来,父亲都要作这样的墓前叙话,年年不落。差不多是复述同样的内

容,但每次我们总是洗耳恭听,表情肃然,俨然第一次听到一样,并不因为早已了然于心而觉厌烦。我们因此稔熟我们这个宗族的枝枝蔓蔓。我想,多少年以后,父亲不再絮叨了,我们会继续父亲的话题,絮叨下去。

山道这些年少了人走,路旁茅草荆棘就趁机疯长,山道也难觅了。父亲说年前他花了两天时间才将通往坟地的道路清理出来,砍缺了镰刀,双手被茅草和荆棘划了多处血口。我便说这样费心乏力其实大没必要,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形式,请先人们动动步,在堂屋香龛前接受我们的拜年呢?“那怎么行?拜年就要主动上门,才显诚意。给祖宗拜年更要虔诚,不得半点儿马虎。”父亲说。

父亲的话让我沉思。当下,随着通讯便利,我们可以在电话上、视频前向老人问候、拜年。有的连这个问候的环节也省了,只是汇点钱给老人。但是,有些事情真的可以简省吗?

接下来的几天,除了陪父母拉拉家常,看看电视,其余时间就是看书。我看了肖江虹的中篇小说《蛊锁》,小说写了当下的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一个叫蛊锁的山村,所有的青壮全都到城市务工了,留下的全是老弱病残。有一天,其中一位老人死在家中,其他老人不见其露面,遂登门看望,才知老人已走矣。这个事儿让其他老人心中戚然,心生兔死狐悲之感。为了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这群老人请了一个留守小孩,每天到各家敲一次门,以此验证这户老人是否还活着。出这个主意的老人是位蛊师,八十多岁了,老伴死得早,四个儿子长年在外打工。他有两个习惯,一是喜欢晚上窝在躺椅里看夜的黑,二是寂寞难耐时就央求敲门的小孩陪他攀越山坳,坐在山崖的石盘上看公路上的行人,千方百计同陌生人搭搭话。

小说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反映了当下农村人们的生活现状。

记不清从何时起了,村里的青壮像水一样淌出,怀揣对富足生活的向往,散落到陌生的城市去了。虽说金银窝窝比不上自家的草窝,但是,同样是出一份力,在城市总比在农村挣钱更便捷一些,更多一些,所以争相涌出。留在村里的都是些老人、妇女和小孩。

有时睁开眼看看四周
有时干脆闭目养神
做出一副英勇就义的样子
今天天不亮
它还最后一次为我们打鸣
声音从阳台四处扩散
听起来竟然带几分欢喜

我常常忽略
每天应该做的三件事:
在电子秤上站站
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在镜子前照照
认清自己到底是谁

把心事藏好
让脸上保持微笑

为什么雨下着的时候
总感觉内心也湿漉漉

阴暗的地方长满了青苔
走过的時候要小心翼翼

从鸟叫声里我们听不出悲喜
如同狗叫声里我听不出和善

自然界众生的言语
只有大自然才懂得

没统计过但我知道天上
乌云和白云其实一样多

迷茫的时候我就这样边走边想
想不明白的时候就放下,抬头
看天上的太阳半天不出来
其实它还困在乌云深处

你走的时候
我赶来送你
你上车的时候
我就在车边上

唱歌
跺脚
你走后
我就在送别的地方
挖个坑
灌满水
并给它起个时髦的名字——

桃花潭

一只狗叫什么叫

转眼冬又至

明明开着太阳
却感觉透心的寒冷
明明面带微笑
却在暗中刺出刀子
大自然口蜜腹剑
老天爷出尔反尔

明明是冬天了
却做出春天的派头
明明是冬至
看上去却像春分
满山遍野的草木
明明是想反抗挣扎
却纷纷泛黄枯萎低头认罪

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有一树玉兰

◆非飞鸟

有一树玉兰
只为一个人开
而那个人
并不知道
显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我还是希望
真有这么一株玉兰
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等着我
它举起花骨朵
等我路过
等我路过时
突然盛开
把我吓得
失魂落魄

悬崖栈道

往往,越是险要的地方
越美
在悬崖绝壁上走一走
你才知道
什么叫做绝处逢生

岩缝里的树
它所需要的仅仅只是一
小撮土

在绝壁上探出身子
它的心愿也不过是获取一点点
夕阳的余晖
走过悬崖绝壁
你心中的一棵树
开始生长
它拒绝长成盆景

打鸣记

那只大红公鸡
昨天才从老家捉来
放在阳台上
准备今天早上杀
现杀的活鸡
味道更鲜美
它好像明白自己的死期
昨晚,我象征性地
喂它几颗饭粒
它居然不吃
据说有的动物能提前知道自己
的生死
为了让自己干干净净地离开
它会提前绝食
我猜这只公鸡就是这样的先知
昨天晚上我几次去看它
它都若无其事

忽然想到

在电子秤上站站
看看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絮语

为什么雨下着的时候
总感觉内心也湿漉漉
阴暗的地方长满了青苔
走过的時候要小心翼翼

送别

仿李白

你走的时候
我赶来送你
你上车的时候
我就在车边上
唱歌
跺脚
你走后
我就在送别的地方
挖个坑
灌满水
并给它起个时髦的名字——